

# 甘肃文县藏族白马人面具舞池哥昼中的文化符号解读

余新娟

(陇南师范学院, 甘肃 陇南 742500)

摘要: 甘肃文县藏族白马人终年生活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中, 山大沟深、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 由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与之独特的信仰下, 产生了白马人特有的面具舞——池哥昼以及多种样态的民族歌舞形式,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至十七是白马人最盛大的节日。本文主要以陇南文县藏族白马人民俗活动中的传统面具舞池哥昼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田野调查, 以期对池哥昼的人文背景、现存样态、文化内涵做出进一步的剖析。

关键词: 甘肃文县; 藏族白马人; 面具舞池哥昼; 遗存

藏族白马人主要聚居在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境内铁楼藏族乡的十多个村寨, 在其发展进程中, 留存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 自20世纪50年代被暂定为藏族, 而他的民族界定问题在学术界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孙宏开先生在他的《历史上的氏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一文中, 首次提出了“白马人”的称谓, 从语言、历史传说, 自己对自己的称谓、节日习惯、信仰习俗、婚丧嫁娶等方面将白马人区别于藏族, 并在文中从氏族分布的地域、阶级划分状况、氏族的名称和崇拜、氏族的语言、姓氏、居住和房屋、农副业生产、服饰、婚姻这几大方面对比研究和探讨了白马人与历史上氏族的关系。他认为: “白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氏族的后裔, 而最大的可能是白马氏的后裔。”而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白马学者的认可, 他们大多认为白马人是自我商周至隋唐以来活动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白马氏”的后裔,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白马人自己的认可。白马人相信万物有灵, 崇拜自然神灵、先祖神灵和各种地方尊神, 这是白马人最为原始的信仰习俗。

陇南的藏族白马人所属村寨表演的池哥昼形式基本相同, 在艺人装扮、道具形制、角色分配等方面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在这些村寨中, 藏族白马人的信仰是相同的, 池哥昼禳灾避祸、祈求祈福的功能是相通的。都是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也是白马人心中最重要最神圣的节日活动。

## 一、面具舞池哥昼的基本概况

甘肃文县铁楼乡和石鸡坝乡的池哥昼是藏族白马人民俗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具舞活动。参与者均为男性, 表演者头戴木制面具, 左手手持木剑, 右手握牛尾刷, 面具皆隆鼻巨口, 睁目獠牙, 动作粗犷原始, 铿锵有力, 女性角色慈眉善目, 动作幅度较小, 风格也较为舒缓。池哥昼的演出从筹备、演出、结束都有严格的流程, “文县池哥昼”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面具舞。

“池哥”白马语中是面具的意思, “昼”是跳舞的意思, 池哥昼就是戴着面具的舞蹈, 这是甘肃文县一带白马语的称谓。白马人聚居的四川省的九寨沟县和平武县音译为“酬盖”和“跳曹盖”, 最初的白马先民对自然理性认知有限, 他们对风、雨、雷、电, 甚至山洪、地震、瘟疫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 他们的意识里

是有神鬼操纵这一切的, 因而他们戴上面具, 作为神的代言人为人们禳灾避祸。还有一种说法是, 先民们认为操控这些灾难的是那些长相丑恶的鬼怪, 所以戴上这些比鬼怪更可怕、更狰狞的面具可以威吓击退操控灾难的鬼怪。

## 二、面具舞池哥昼的表演机制

池哥昼演出那天, 全村寨的男女老少们身着白马盛装, 唱着白马节日歌曲, 尾随在演出队伍后, 虽说池哥昼的演出人员是固定的, 但却是白马山寨全民性的活动, 人人都要参与其中。

### (一) 池哥昼的表演时间及内容

白马人面具舞池哥昼活动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每年正月十五左右, 各村寨的时间不同, 池哥昼的形式不仅是挨家串户上门驱邪, 更是有取材于原始信仰中的图腾神话、先祖狩猎、历史典故等题材的带有戏剧色彩的情景性舞蹈。

池哥昼要走进村寨的每一户人家进行表演, 目的在于为村寨中的每一户人家禳灾祈福, 故村寨人口较少的村寨一天即可完成整个活动流程, 人口较多的村寨则需要两到三天。

### (二) 池哥昼的传承方式及表演人员

池哥昼队伍中既有年近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 也有生机勃勃的“00后”。白马艺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 1. 传承方式

池哥昼的传承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艺人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教授给自家或者是同村寨的其他男性。在活动举行前, 村寨的头人和会首就要确定所有参演的人员并分配好角色, 并由村寨中的老艺人挑选人员来进行传授和排演。

#### 2. 角色分配

组织者被称之为“会首”, 多数村寨不止一个会首, 他们是负责组织村寨池哥昼等各种民俗活动的带头人, 负责活动筹备到演出后勤, 同时也是池哥昼所需道具和服装的管理者, 有时也会是池哥昼表演队伍中的一员, 他们是白马人民俗活动中的核心人物, 每年的会首是按照村寨房屋位置轮流当值的, 轮流到家庭中的男性长辈就是当年的会首。池哥昼中乐队人员为5人, 炮手为2~4人。池哥昼活动中的核心人物是池哥、池母和知玛三个角色:

池哥: 在整个池哥昼活动中, 他是领军人物, 也是整个队伍中的领导者, 他是为白马山寨驱疫除鬼的“神”, 白马人有一种

说法是四个池哥代表他们白马人的四位山神,也有人说是代表风、雨、雷、电四位神。池哥的动作起伏较大,左手始终执剑,右手牛尾刷挥动有力,犹如征战场面;池哥是白马人心中保护神和白马男性合而为一的化身,他的动作形态直接体现了白马人直接纯朴的精神诉求,左手一把巍然挺立的剑代表了为了白马人能安居乐业他们一直会守护家园,庄严肃穆,右手孔武有力挥动的牛尾代表了驱赶一切侵害白马人的天灾人祸。

池母:池母是池哥昼中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角色,从她慈眉善目的扮相和柔美轻缓的动作中可以看出,她是为白马山寨祈求福泽的女性神灵。池哥昼中的池母,是典型白马人心中女神和白马女性合而为一的化身,她的形象是慈眉善目的女性,动作纤巧古朴,双手合掌的动作代表了白马人感恩世间生灵的虔诚。

知玛:白马人称他们为“猴娃子”,他们是池哥昼中的凡人角色,也是整个队伍中可以自由发挥的角色,可以在行进的过程中跟着民众们唱歌,也可以在入户后给户主说吉祥话,和民众们逗乐,是池哥昼队伍中调节气氛的重要角色。传说是因为白马山神的女儿跟父亲出去云游,因结识四川小伙心生爱慕而远嫁四川,山神发现后将女儿逐出家门,女儿多年后生活窘迫,携家人回归故里,怕被人认出笑话,故全脸用锅墨抹黑易容。这一传说也说明了藏族白马人早期禁止与外族人通婚的习俗。知玛在池哥昼中动作较为丰富,发挥空间也较大,他们是池哥昼队伍中的活跃者,也是节日气氛的营造者,在“入户驱邪”中,池哥就坐后,知玛在厅外给主人或唱、或跳、或讲吉祥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白马人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

## (二)面具舞池哥昼的表演流程

池哥昼的准备活动在正月初就开始筹备,有些村寨的活动组织者会在正月初五或者初六齐聚会首家商议本年池哥昼等民俗活动事宜。

各村各寨池哥昼的表演流程都为“池哥昼请神”“池哥昼行进”“池哥昼入户驱邪”“入户结束”和“送神”,

### 三、面具舞池哥昼中亘古不变的围圆向心而舞

池哥昼的动作和队形变化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圆”,无论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总是以很重要的身份出现,执牛尾的右手的画圆动作,池哥昼在入户环节中在入户后的绕圆驱邪,在户外和全村寨人手挽手一起进行的火圈舞。火圈舞的形式和唱词都可以看出充满了白马人战斗和团结的精神,在正月最热闹的这一天,藏族白马人用圈舞的形式将族人凝聚在一起。“圆”在白马人民俗活动中有着无法代替的重要性。

圈舞这种集体性舞蹈由来已久,在青海地区出土的宗日彩陶盆的内壁上刻画了一组为13人,一组为11人的连臂而舞的生动形象,基于此更加印证了圈舞的悠久历史。

很多少数民族的民俗歌舞活动中都有圈舞,藏族的锅庄、蒙古族的圈舞、佉族的毕颂、甘肃裕固族的圆圈舞等。圈舞在原始部落活动中也彰显着它们的社交会功能,“圈舞带领原始人实现对实际的需求,并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原始社

会的人们,由于缺乏武器,个人力量十分弱小,离开了部落,便会遇到各种危险,死亡便会降临。因此他们必须依靠部落群居方式,只有存在于集体之中,他们才具有归属感,才会觉得安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以生存”。当夜晚降临,白马山寨的村民从山神庙迎下火把,架起火堆,全村寨的男女老少手牵着手,和着相同的节奏向着圆心拉圈跳舞,将“火”与“舞”“人”与“物”溶为了一个整体。在舞蹈的过程中群体代替了个体。群体的优势也得以发挥,大家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和一致的行动把集体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这时,个体作为群体构成的一部分从而找到归属感和存在感,更加从中感受到生存的力量。所以藏族白马人火圈舞也是白马先祖源于对集体的安全感并代代相传至今天的一种情感寄托方式。

苏珊·格朗和库尔特·萨克斯都认同圈舞和环舞是最古老的舞蹈形式。苏珊·格朗在《情感与形式》中这样解释圈舞:“那种环舞或圈舞作为舞蹈形式与自发的跳跃无关,它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能,也许是舞蹈最神圣的职能——将神圣的‘王国’与世俗存在区分开来。这样,它就创造了跳舞的舞台,这舞台自然而然地以祭坛或一些类似的东西(如图腾、祭司、火堆、用作祭品的其他部落酋长的人头)作为中心。在这具有魔力的舞圈中,所有的精力都释放出来了。”苏珊·朗格认为在原始的舞蹈活动中,“不管人们期望从舞蹈中能够得到什么,也不管它能够包含什么样的戏剧或礼仪性的因素,舞蹈的首要行动都是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力的世界。舞蹈的‘沉迷’不是别的,就是引人进入此境的情感”。在漆黑的夜晚,藏族白马人围着火堆载歌载舞,进入的是属于他们的精神王国,手挽着手更是将所有白马人的灵魂凝聚在一起,溶为一个整体。在火堆周围围起神秘的舞圈,每个白马人都能跟随它进入一种神秘的境界,这样的舞蹈,依靠它不断循环和变换的动作和完整的动作节奏,为自己建立一个世界完美的精神世界,保证自己的生命的持续。

### 参考文献:

- [1] 冯双白.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羌姆舞蹈和民间祭祀舞蹈研究[M].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年博士学位研究生论文.
- [2] 资华筠,王宁,资民筠,高春林.舞蹈生态学导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3] 吕艺生.舞蹈美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 [4] 邓小娟.甘肃秦安羊皮鼓祭礼舞蹈的遗存[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 [5]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03).
- [6] 孙宏开.历史上的氏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J].民族研究,1980(3).

课题项目名称:2022年度陇南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2LNSK08